

我擔任婚姻平權與性平教育公投對話志工的觀察與反思

■ 李思慧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碩士生、南隆國中專任輔導教師

失落是反思的開始

2018年11月25號凌晨接近三點，伴隨著臺北市長的開票結果出來，公投的結果也一起出來了。其實也不用到最後，很早結果就已經很明顯了。

悲傷、憤怒、難過、失落等等大量的情緒湧現在同志團體和婚姻平權團體間，甚至有人因此想不開，選擇離開這個讓他們失望的世界。而反對方開心的宣布他們的勝利，歡呼著。沒想過輸得那麼慘，這數字凸顯了這社會仍有很多人對於同志是不友善，不認同性別平等教育。

在過去有做過類似的調查，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（章英華、杜素豪、廖培珊，2013）首度新增了有關於同性戀相關的問題，受訪者為18歲以上戶籍於臺灣的社會大眾們，共訪問了2134人，在題目「我可以接受一對同性戀在街上接吻」下，接受的人約為28.3%，不接受的為53.7%，看到這樣的結果確實會讓人失望，但是在題目「同性戀者也應該享有結婚的權利」，同意者高達52.5%，不同意者為30.1%，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到對於接受同性婚姻，大部分的臺灣人是接受的，但是在接受同志公開表現自己的性傾向這個部分是不被接受，換一個說法就是：同性婚姻是可以的，但只要不公開。總而言之，可以知道大部分的人可以接受同性婚姻，雖然結果是矛盾的。經過了五年，透過這次公投，我們知道現在有三百多萬人是支持婚姻平權和性平等教育，我們期望支持的人可以持續增加，新的一年支持的人站在這三百萬人的基礎，增加更多，所以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。



進入對話志工的現場

從2018年7月底開始，我加入了婚姻平權大平臺，從一開始的連署，上街對話，我一路跟著其他志工參與了一整個過程。整個過程就像是煮水的過程，漸漸升溫，越來越讓人緊張，兩邊的對立關係也越來越白熱化，互相攻擊的現象也越來越嚴重，似乎只有用這樣的方式才可以勝過對方一樣。一開始我們都知道維持理性，不陷入他們的情緒影響，對我們才會是有利的，因為有很多中立的民眾，他們拿著放大鏡審視我們的一舉一動，而我們所有的行動都會影響他們最後的選擇，不意外的是，「壞」的總是容易被放大。

我們對話的民眾分成三種人，第一種是支持的，第二種是反對的，前兩種都不會是我們主要要對話的對象，尤其是第二種。因為費力去跟他們溝通是沒有意義，我們當時處在需要快速去跟很多人對話的時候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很寶貴。和他們對話需要花很大的力氣，有可能讓自己元氣大傷、大動肝火，最糟的可能開始懷疑自己目前的行動是沒有用的、對社會感到非常失望，進而影響了之後的對話工作。第一種人因為已經是支持，和他們對話是要獲得正能量，但對我們的票數不會有幫助。所以我們主要要對話的是第三種人，也就是中立民眾，他們可能是尚未決定要認同哪一邊的、完全不知道這一些資訊的；或是完全不想要淌這一攤渾水的。

街頭對話，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氣的事情。我們這一群志工來自不同背景，不一定受過專業訓練，要走到街上，尋找第三種人，碰觸一個超敏感的話題，說實在，我們也很害怕。我們要跟人接觸後，才會知道他是哪一種人，也就是說三種人我們都會遇到，當我們遇到第二種人，我們經常被攻擊、我們被視為不正常、擾亂社會秩序的根源，但也要感謝他們，讓我們知道他們的擔憂，讓我們可以去收集正確的資料，當下次再遇到，我們可以回答得更好。我發現這些反對的人士有他們的擔憂，關於婚姻平權的部分，他們認為一男一女的結合是不能被違背的，如果同志可以結婚將會降低生育率；愛滋病人數會上升，造成健保負擔上升；同性可以結婚社會將會大亂，稱呼也會大亂；同性家庭無法好好養育小孩等等。

還有很多原因，但我比較常聽到這幾個，生育率的部分，臺灣目前同性婚姻尚未通過，但生育率已經是低的，所以表示這跟同志一點關係都沒有，跟經濟比較有關係。養育的部分其實在國外已經有研究顯示，同性家庭的小孩在性別發展、社會人際發展，以及人格發展皆和異性戀家庭的小孩沒有差異，但是如果法律和政策對他們是不友善，將會對他們的照顧者有很大的威脅，可能會損害到小孩的權利（Patterson, 2009）。法律尚未通過，但不代表沒有同性家庭，我們都希望為了孩子好，那這些孩子不是應該被我們保護，當他們的家長可以享有婚姻的權力，保障他們的生活，才能讓孩子無憂無慮的成長。

同志教育的部分很有趣，因為對方所不能認同的部分大多是性教育的部分，但是卻把兩者綁在一起。性別平等教育是由性教育、情感教育，以及同志教育合併而成，缺一不可。反對者認為這樣會造成性解放，小孩都會變成同志。性教育的部分很重要，但我們在這邊先不談這一部分。同志教育其實是教導孩子認識多元性別，尊重多元的不同，並不會讓他們變成同志。換另一個角度，我們都希望孩子可以做自己，如果真的因為同志教育讓這孩子出櫃了，那他不是「變成」同志，而是找到自己吧！

第三種人中，尚未決定要認同那一邊的人，其實都會去注意兩邊的資訊，只要有一邊不合乎自己的價值觀的時候，就會決定要選擇比較符合自己價值觀的那一邊，也因此我們所有的一舉一動都會被檢視，我們兩邊都是，我們只能好好的盡本分，剩下的就是由他們定奪。在公投前的那一段時間，有關婚姻平權的正反方資訊都是非常多的，雖然總共有十個公投案，但這五案是最被關注。很有趣的是，有些人完全不知道有這一件事情，我在街上和大學生對話的時候，真的是有人完全不知道這一件事情，完全不知道要公投，在我們跟他們對話後，意識到這一件事情的重要性，也願意投下「兩好三壞」。說實在，沒有人想要淌這一攤渾水，尤其對很多異性戀來說，他們一直享有很多權力，就算沒有過，對「目前」的他們一樣沒有什麼影響。放長遠去思考，也許現在沒有影響，那未來呢？剛好朋友是很想結婚的同志？未來的子孫是同志？會不會因而後悔現在的不表態和不支持呢？



行動後的反思

我是一位助人工作者，努力走在諮商心理師的路上，同時也是一位學校的輔導老師。我之所以會站出來，是因為我想要為一個更友善的社會環境和更友善的校園努力。過去我一直用研究的方式，但現在我想要站出來，用更實際的方式。我知道很多已經知道自己是同志的學生，並沒有能力參與這次的公投，他們任人宰割，掌握權握在我們一群說著「為了你們好」的大人身上。一個不友善的環境會讓人窒息，甚至會提高自殺率，在國外的研究中，46% 的同志有自殺傾向，最年輕的大概 13 歲的時候就有這樣的想法 (Wells, 2005)，相關的研究從 1970 年開始，就一直顯示出同志青少年有自殺的傾向 (Bell & Weinberg, 1978)。對於同志的恐懼來自於知識的缺乏，因為不了解，所以容易感到害怕，而害怕和恐懼的表現行為就是排斥。對於同志的了解程度和恐同間是呈現負相關 (Alderson,Orzeck,& McEwen, 2009)。

有時候我總會思考，性別平等教育是不是應該要針對成人，因為成人會影響小孩，當他們並沒有性別平等意識時，小孩不就會被影響了嗎？有許多研究都指出，異性戀男性對於同志的友善程度低於異性戀女性，異性戀男性對於女同志的友善程度高於男同志 (Pearl & Galupo, 2007; Galupo & Pearl, 2008; Jakobsson, Kotsadam, & Jakobsson, 2013)。在我們的溝通過程中我們也是很害怕跟成年男性溝通，畢竟在這個父權社會的環境下，我們的性別刻板印象依舊深刻，想要解構，並再重新架構需要一段時間，也需要大家的努力。

在這整個參與的過程中，我迷惘過，因為我也不知道自己這樣做真的好嗎？我也懷疑過，我真的能在學校發揮一點作用嗎？當我不安的時候，我的夥伴告訴我，他們都曾經被學校中性別友善的老師所拯救的。也許一時間，我們無法改變一整個社會，但是我們可以成為那些學生在學校中的避風港。♥

參考文獻

- 章英華、杜素豪、廖培珊（2013）（主編）。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六期第三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。取自中央研究院學術研究調查資料庫，https://srda.sinica.edu.tw/datasearch_detail.php?id=2216
- Alderson, K. G., Orzeck, T. L., McEwen, S. C. (2009). Alberta high school counsellors' knowledge of homosexuality and their attitudes toward gay males. *Canadian Journal of Education*, 32(1), 87-117.
- Bell, A. P., & Weinberg, M. S. (1978). *Homosexualities: A study of diversity among men and women*. New York: Simon and Schuster.
- Galupo, M. P., & Pearl, M. L. (2008). Bisexual attitudes toward same-sex marriage. *Journal of Bisexuality*, 7(3-4), 287-301. doi:10.1080/15299710802171357
- Jakobsson, N., Kotsadam, A., & Jakobsson, S. S. (2013). Attitudes toward same-sex marriage: The case of Scandinavia. *Journal of Homosexuality*, 60(9), 1349-1360. doi:10.1080/00918369.2013.806191
- Patterson, C. J. (2009). Children of lesbian and gay parents: Psychology, law, and policy. *American Psychologist*, 64(8), 727-736. doi:10.1037/0003-066X.64.8.727.
- Pearl, M. L., & Galupo, M. P. (2007).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Attitudes toward Same-Sex Marriage Scale. *Journal of Homosexuality*, 53(3), 117-134. doi:10.1300/J082v53n03_07
- Wells, K. (2005). *Gay-straight student alliances in Alberta schools: A guide for teachers*. Edmonton, Canada: Alberta Teachers' Association. Retrieved December 8, 2008, from <https://www.teachers.ab.ca/For%20Members/Professional%20Development/Diversity-Equity-and-Human-Rights/Sexual%20Orientation/Gay-Straight%20Student%20Alliances>